

晉語時間詞“黑將來”詞源探析

何 馨、趙小剛

西北大學

提要

“黑將來_{傍晚}”是晉語中常用的時間名詞，主要分佈在山西、陝西和內蒙古部分地區。“黑將來_{傍晚}”源於近代漢語中的“V + 將 + 來”結構，由超常組合誘發，在句法結構緊鄰和描述時間語境中，受到隱喻、轉喻、類推等機制的作用發生詞彙化。“黑將來”詞彙化的具體路徑為：黑 + 將 + 來（述補短語）→黑 + 將來（述補短語）→黑將來（複合詞）。“黑將來_{傍晚}”在晉語不同地區詞彙化的程度不同，其中一些地區音節上發生兒化，或詞形上增加子尾，這是詞彙化程度高的表現。

關鍵詞

晉語，黑將來，詞彙化

1. 引言

現代漢語方言中的時間詞十分豐富，其中“傍晚”指日落到天完全黑以前的一段時間，通稱為“傍晚”義詞。《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2020: 5351）有“黑將來”條：“（名）傍晚。晉語。”“黑將來”是晉語中廣泛使用的表傍晚義的時間詞。

學界對“黑將來”已有討論。范慧琴（2007: 16）將表“傍晚”義的“黑將來”歸為主謂式複合詞，認為該形式源於主謂短語。即“將”作副詞修飾動詞“來”，“將來”表“即將到來”，“黑將來”為“黑暗即將到來”，後成為表“傍晚”的時間詞。更多學者則傾向於將“黑將來”溯源至晉語典型的述補短語“V + 將 + 來”結構，“將”為助詞，“來”作趨向補語，“黑將來”本義指“（天色）開始黑暗下來”，後為表特定時段的时间名詞。但針對“V + 將 + 來”結構中“將來”的組合性質，學界存在明顯分歧。喬全生（2000: 149）指出晉語“V 將來/去”與“V 來/去”功能相當，其中的“將來、將去”並非獨立合成詞，僅是“將”與“來/去”的臨時組合。侯精一、溫端政（1993: 15）從功能角度，將“將來/將去”界定為動詞後的趨向補語，未對其是否成詞作進一步判斷。郭校珍（2008: 126）提出，“V + 將 + 來”結構中的助詞“將”與趨向動詞“來”可結合為“將來”，並將這一組合界定為表動作、狀態開始與持續的起始體標記。溫鎖林（2017）指出壽陽方言“V + 將 + 來”結構中的“將來”經詞彙化演變為趨向動詞“將來_{2a}”，又在表時間的“X + 將來”結構中進一步演化為抽象名詞“將來_{2b}”，其中“黑將兒”“明將兒”等“NP + 將兒”形式也發生詞彙化，成為表特定時間的詞。這為“黑將來”的來源與演變提供了新的思路。李衛鋒（2019: 179–180）明確將“黑將來”界定為時間名詞，認為其中的“將來”表“快到某個時間點”的語法意義，“黑將來”本義為“快到完全‘黑’的狀態”，後經語義引申，固化為“快要黑的這一時間段”。其他還有諸如“晌午將來_{中午}”“明將來_{黎明}”等，均為表特定時段的时间名詞。

總體而言，現有研究雖觸及“黑將來”的詞彙屬性、相關成分演變等問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對“黑將來”的來源尚未形成定論；其二，對“黑將來”的內部結構層次界定模糊，未能明確“黑/將來”的核心結構；其三，對其詞彙化的探討較為零散，未系統梳理“黑將來”從述補短語到時間名詞的完整路徑、演變動因及機制。基於此，本文以晉語方言事實為基礎，結合歷史文獻材料，緊扣晉語“V + 將 + 來”結構的語法特徵，系統分析“黑將來_{傍晚}”的來源，梳理其詞彙化完整路徑，進一步探討其詞彙化的條件、誘因與機制。

2. “黑將來_{傍晚}”的地理分佈與來源

2.1. “黑將來”的地理分佈與特徵

“黑將來_{傍晚}”的地理分佈具體如下表 1：

表 1 “黑將來_{傍晚}”的地理分佈¹

方言片	舉例
并州片	平遙：黑將來 [xəŋ ² teyə ³¹ læe ¹³]；祁縣：黑將來 [xəŋ ²³ tʂa ²³ læe ³¹]；清徐：黑將來 [xəŋ ² tsɒ ¹¹ lai ¹¹]；壽陽：擦黑將兒 [ts ^h aŋ ² xəŋ ² tsɒ ²² er ⁰]；太谷：黑將來 [xəŋ ³ tsɒ ³³ lei ⁰]；文水：黑將來 [xəŋ ² tsu ¹¹ ai ⁰]；孝義：黑將來 [xəŋ ³ tei ³³ lai ⁴⁵⁴]；太原：黑將來 [xəŋ ² tsɒ ¹¹ lai ¹¹]；陽曲：黑將來 [xəŋ ⁴ tsɒ ³¹² ŋai ⁰]；小店：黑將來 [xəŋ ¹ tsɒ ¹¹ le ¹¹]
大包片	包頭：黑將來 [xəŋ ⁴ tɕiã ²⁴ le ⁴⁴]；東勝：黑將來 [xəŋ ² tɕiã ²⁴ le ⁴⁴]；大同：（擦）黑將兒 [(ts ^h aŋ ³²)xəŋ ² tʂɔr ³¹]；雲州：（擦）黑將兒 [(ts ^h aŋ ⁴)xəŋ ⁴ teiɔr ⁰]；新榮：黑將 [xəŋ ⁴ tʂɔ ³²]；左雲：黑將 [xəŋ ⁴⁴ teio ³¹]；懷仁：黑將兒 [xəŋ ⁴ teio ⁴²]；山陰：黑將子 [xəŋ ⁴ teio ³¹³ zɔ ³⁰]；孟縣：黑將來 [xɿŋ ⁵³ tsɒ ⁴¹² læ ²²]；平定：黑將 [xəŋ ⁴ tʂaŋ ³²³]
呂梁片	汾陽：黑將來 [xəŋ ²² tsa ³²⁴ lei ²²]
上黨片	沁縣：黑將來 [xaŋ ³ tsɒ ³³ le ³³]；武鄉：黑將來 [xaŋ ³ tsɒ ^{~113} le ³³]；忻州：黑將來 [xəŋ ² tʂe ³¹³ læ ³¹]；保德：黑將來 [xəŋ ⁴ tsɒ ²⁴ lai ⁴⁴]；定襄：黑將來 [xəŋ ⁴ tʂɔ ²¹⁴ lei ⁴²]；繁峙：黑將 [xəŋ ¹³ tsɒ ⁰]；河曲：黑將來 [xəŋ ³³ teio ²¹³ læi ³³]；崞嵐：黑將來 [xəŋ ⁴ teio ²² lei ⁴⁴]；偏關：黑將來 [xəŋ ⁴ teio ²⁴ lei ⁴⁴]；神池：黑將來 [xəŋ ⁴ teio ²⁴ le ⁰]
五台片	臨河：黑將來 [xəŋ ² tɕiã ²⁴ lai ⁴⁴]；府谷：黑將來 [xəŋ ³ te ^h io ²¹ læ ⁴⁴]
張呼片	集寧：黑將 [xəŋ ³² tsã ³¹]；玉泉：黑將來 [xəŋ ³⁴ tsãŋ ⁵³¹ ai ³³⁵]

據表 1，“黑將來_{傍晚}”在使用範圍、語音、詞彙形式等方面有以下特徵。

使用範圍上，“黑將來_{傍晚}”分佈於山西的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區，內蒙古、陝西的少部分地區，這些都屬於晉語區，具體包括并州片、呂梁片、上黨片、五台片、大包片、張呼片等。

“黑將來_{傍晚}”的語音形式兼具晉語共性與區域差異性。“黑”保留入聲韻尾，契合晉語“保留入聲”的特徵。“將”的聲母有 [ts]、[tʂ]、[tɕ]、[tɕh] 四類變體。“來”的語音弱化現象顯著，一些方言脫落了 i 韻尾，還有一些方言“來”失落聲母，弱化為“兒”，²如壽陽“黑將兒 [ts^haŋ²xəŋ²tsɒ²²er⁰]”，有的進一步形成兒化韻，如雲州“黑將兒 [xəŋ⁴tɕiɔr⁰]”。

¹ 以下語料來自於語保工程採錄數據（<https://www.zhongguoyuyan.cn/index/>）、《平定縣志》（平定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 596）、《清徐縣志》（清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808）、《山西通志：第四十七卷，民俗方言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 1997: 423）、《太原方言詞典》（沈明編 1994: 280）、《陽高縣志》（郭海主編 1993: 628）、《孟縣志》（孟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629）等，原語料“黑將來”的“將”有記為“張”者，行文中統一改為“將”。

² 喬全生（2000: 153–156）、溫鎮林（2017）等認為“將兒”中的“兒”是“來”的輕化。

“黑將來_{傍晚}”存在“黑將來”“黑將兒”“黑將子”三類詞彙形式。“黑將來”為基礎形式，是多數地區的通用表達。“黑將兒”是“黑將來”的語音弱化形式。“黑將子”主要見於山陰等大包片方言，是“黑將”附加“子”尾後的形式，“子”尾起到名詞化的作用。該片方言大部分地區“V將”結構可以不需要趨向補語“來”，表義與“V將來”相同。

2.2. “黑將來_{傍晚}”的來源

“黑將來_{傍晚}”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是來源於主謂短語，二是來源於述補短語。根據“黑將來_{傍晚}”的地理分佈與特徵，可以推斷晉語中的“黑將來_{傍晚}”來源於第二種，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黑將來_{傍晚}”的分佈格局與晉語“V+將+來”結構的分佈高度契合。黃伯榮主編（1996: 786）指出“動+將+來”結構是“山西晉語語法比較一致的特點”。張月明（1995）分析了內蒙古伊克昭盟的“V+將+來”結構，其中“將”為動態助詞，表示實現、起始、可能態。陳剛（1987）認為“V+將+來”結構存在於北方方言（包括華北、西南、江淮、晉語等）之中。喬全生（2000: 148–149）指出山西境內的晉語中，雲中、五台、并州、呂梁、上黨等方言片都有與“V+將+來/去”類似的結構形式，“將”的韻母多數讀舒聲，個別的讀入聲，聲調有的讀本調，有的讀輕聲，聲母有讀[t]、[tʃ]、[ts]、[tɕ]等四種情況。李衛鋒（2019: 177）認為汾陽方言中的助詞“將”表示兩種意義，一種作為補語標記，一般用於“V+將+來”結構，“來”表示趨向意義；另一種作動態助詞，表示動作的開始，是更加虛化的用法。史秀菊（2023: 282–285）提到晉語區多數方言使用“將……（來）”作起始體標記，“將”表起始義時一般用於動詞謂語句（如：下將雨來了）和形容詞謂語句（如：天冷將來了）。由此可知，“V+將+來”在今晉語中的使用十分普遍，“黑將來”很有可能源自該結構。

其次，從語音層面來看，晉語的“將”存在兩讀：其單字音與在“V+將+來”中的讀音不同。而“黑將來_{傍晚}”中的“將”讀音與後者一致，這說明兩者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具體如下表2所示：

表2 “將”的兩讀情況舉例

方言點	壽陽 _{并州片}	汾陽 _{呂梁片}	定襄 _{五台片}	忻州 _{五台片}	山陰 _{大包片}
“將”	[tɕio ²²]	[tɕio ³²⁴]	[tɕio ²¹⁴]	[tɕia ³¹³]	[tɕio ³¹³]
“V+將+來”的“將”	[tso ²²]	[tsa ³²⁴]	[tʃo ²¹⁴]	[tʃe ³¹³]	[tʃo ³¹³]
“黑將來”的“將”	[tso ²²]	[tsa ³²⁴]	[tʃo ²¹⁴]	[tʃe ³¹³]	[tʃo ³¹³]

此外，時間詞的構成往往具有一定的規律，或自成系統，或相互呼應，且多以相同或同義語素構詞，例如夜間與黑間、夜來與黑來、將夜與將黑等。晉語中可以說“黑

將來”，卻不能說“夜將來”。原因在於述補結構述語部分一般是動詞或形容詞，“夜”作為典型的名詞，通常不會出現在述語的位置。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黑將來”作為流行於晉語區的時間詞，應當就是源自於述補結構“V + 將 + 來”。

總之，“黑將來_{傍晚}”來源於“V + 將 + 來”這一述補結構，與晉語的情況相符合。而主謂結構“黑將來”中的“將來”在晉語中很少使用。

3. “黑將來_{傍晚}”的用法分析

“黑將來_{傍晚}”來源於晉語中的“V + 將 + 來”結構。以下對“V + 將 + 來”以及“黑將來_{傍晚}”的語法功能、意義等進行分析，以此了解“黑將來_{傍晚}”的使用情況。

3.1. “V + 將 + 來”的用法

“黑將來_{傍晚}”來源於晉語中“V + 將 + 來”結構，具體的用法如下。

(一) “V + 將 + 來”

“V + 將 + 來”結構中，“將”為助詞，“來”是趨向補語，“V + 將 + 來”表示動作的位移。例如：

- (1) 康宋氏家哥哥們得見外甥子吃洋煙的信兒，跑將來勸他妹夫子得管管這外甥子咧。（微，汾陽）³
- (2) 強盜頭兒問升慶永夥計誰叫送將來的，夥計說是個有二十幾年紀的人，再問的細就說不清了。（微，汾陽）
- (3) 頭一日甕底村有富告將來他爹後兒_{後天}出殯咧，叫德勤給做飯的。（微，汾陽）

“跑將來”“送將來”指向說話人跑過來、送過來。“告將來”指發生了向告知對象“他爹”的位移。

“V + 將 + 來”還可以表示動作的發生、持續，例如：

- (4) 下將來了。（汾陽）
- (5) 孩的燒_{發燒}將來啦。（喬全生、劉芳 2013: 52，長治）
- (6) 風刮將來啦。（郭校珍 2008: 104，代縣）

³ 此方言例證來自於微信公眾號“汾陽方言”，以“微，汾陽”標注。其他汾陽方言例證來自筆者自省，以“汾陽”標注。此外，文章引用的部分例句在原文基礎上有所改動。

(7) 肚裏又圪擰將來啦。(汾陽)

(8) 不管冷調還是熱炒，吃將來是蕎面香味兒，咬將來是堅耐爽脆。(微，汾陽)

“下將來”意思是下起雨來了，“燒將來”是發起燒來，“刮將來”指刮起風了，“圪擰將來”就是肚子開始擰了，指肚子絞痛。“吃將來”“咬將來”即吃起來、咬起來，這裏的“V將來”結構帶有嘗試、估計的意味，類似的還有“嘗將來”“念_讀將來”“想將來”“說將來”等。

(二) V + 將 + O + 來

“V + 將 + 來”結構中，“V”與“將”的關係比較緊密，因此賓語常置於“將”和“來”之間，即“V + 將 + O + 來”，這種結構是晉語中比較普遍的用法。例如：

(9) 荷_拿將一碗飯來。(改編自崔容 2008: 314，榆社)

(10) 前頭走將槐_個人來佬。(郭若男 2023: 22，介休)

(11) 送將十斤雞蛋來。(改編自李建偉 2023: 50，榆次)

(12) 半天空裏飛將一隻白鶴來。(汾陽)

“荷將一碗飯來”的意思是拿來一碗飯。“走將槐人來”即走過來一個人。“送將十斤雞蛋”指送來十斤雞蛋。“飛將一隻白鶴來”也就是飛來一隻白鶴。

(三) V + 將 + 來 + O

賓語也可以在“將來”之後，形成“V + 將 + 來 + O”結構，其中“將來”之後的賓語，一般是名詞短語，不能是光桿的名詞。例如：

(13) 荷將來一碗飯。(崔容 2008: 314，榆社)

(14) 前頭走將來佬槐人。(改編自郭若男 2023: 22，介休)

(15) 送將來十斤雞蛋。(改編自李建偉 2023: 50，榆次)

(16) 半天空裏飛將來一白鶴。(汾陽)

“V + 將 + 來 + O”不是晉語的普遍用法。清徐、岢嵐、中陽、平遙、河曲等方言中，賓語只能置於“將”“來”之間，不能置於“將來”之後。例如：

(17) 寄將幾本書來。| * 寄將來幾本書。(喬全生 2000: 151，清徐)

(18) 送將東西來啦。| * 送將來東西啦。(喬全生 2000: 155，岢嵐)

(19) 荷將東西來啦。| * 荷將來東西啦。(喬全生 2000: 155，中陽)

(20) 送將東西來啦。| * 送將來東西啦。(崔容 2008: 314，平遙)

(21) 女婿給送將年貨來了。| * 女婿給送將來年貨了。(張子華 2016: 80，河曲)

(四) 把 + O + V + 將來

“V + 將 + 來”結構的賓語可以用“把”字提前，成為“把 + O + V + 將來”結構，賓語要由名詞短語變為光桿名詞。例如：

(22) 提將來二斤江米。→把江米提將來。

(23) 荷將來一碗飯。→把飯荷將來。

(五) O + V + 將 + 來

當賓語為受事時，也可以直接放在句首作主語，即“O + V + 將 + 來”，此時賓語也要由名詞短語變為光桿名詞，句子表祈使語氣。例如：

(24) 提將來二斤江米。→江米提將來。

(25) 荷將來一碗飯。→飯荷將來。

(六) V + 將 + O

集寧（內蒙古）、大同、新榮、左雲、繁峙、山陰、懷仁等地方言中，“V 將”可以直接帶賓語，成為“V + 將 + O”結構，意思與“V + 將 + 來”相同。例如：

(26) 買將三本書。（馬文忠 1986: 478，大同）

(27) 下將雨了。（喬全生 2000: 156，懷仁）

(28) 拿將本。（楊增武、崔霞 2007: 139，山陰）

例中“買將三本書”意思就是買來了三本書，“拿將東西”指拿來東西，“拿將本”就是拿來本。其中例（26）（28），句末可以不加語氣詞。

值得一提的是，在長治方言也有“V + 將 + O”結構，但一般表示表完成時態，例如：

(29) 我抬將東西啦啊。（喬全生、劉芳 2013: 52，長治）

據喬全生、劉芳（2013），長治方言中“V + 將 + NP”結構，“將”的基本義表完成，句末必須加語氣詞、動詞或後續成分，例如：“買將面啦啊！”“你搬將桌子，再上工去。”

(七) “V + 將 + 來”為可能式

“V + 將 + 來”也可以表可能，否定式為“V + 不 + 將來”。例如：

- (30) 臘月裏趕集上會再請新像，就侯寶林相聲曷裏_{裏面}說的，沒錢兒還請不將來咧。
（微，汾陽）
- (31) 說好的車死活等不將來，急煞人！（微，汾陽）
- (32) 寫將來咗你就寫，寫不將來咗就不用寫，由你昂吧。（溫鎖林 2017:112，壽陽）

“請不將來”的意思是請不來，“等不將來”即等不來，“寫將來”就是能寫得來，“寫不將來”即寫不來。

（八）“形容詞 + 將 + 來”

“V + 將 + 來”結構的“V”可以為形容詞，表示性質、狀態的發生、持續，例如：

- (33) 愁將來頓兒，都不想活了。（郭校珍 2008: 126，大同）
- (34) 還沒拉_{沒有}明將來勒，等等再起哇。（郭校珍 2008: 126，婁煩）
- (35) 天陰將來了，下雨也。（郭校珍 2008: 126，中陽）

上例中“愁將來頓兒”意思是愁起來的話，“明將來”是天快亮起來了，“陰將來”意思是天要陰下來了。

從以上例子來看，“形容詞 + 將 + 來”表狀態的開始，與“起來”等相似，但在語義上不是完全相同。“形容詞 + 將 + 來”表示的是主體無限接近形容詞所描述的性狀，但還沒有達到其典型性狀（郭校珍 2008: 127），如“亮將來”指當時處於天將亮未亮的狀態，天在這個階段會越來越亮，但尚未全亮。而“起來”則是表示主體已經具備該形容詞所代表的性狀，並且會持續下去或者程度逐漸加深，如“亮起來”指天已經亮了。

綜合以上詞例，可以看到晉語中“V + 將 + 來”的用法各地不一致，其中以大包片等北部晉語區用例最為豐富。

3.2. “黑將來_{傍晚}”的用法

“黑將來”最初就是“形容詞 + 將 + 來”的結構，在句中作謂語，表示主體（一般指天色）處在將黑未黑的狀態，並將無限接近典型的“黑”，意思是“開始昏暗下來”。例如：

- (36) 兩人又閒話良久，那天色已漸漸的黑將來，所謂便飯，只是不見到。（趙煥亭《雙劍奇俠傳》第六集第六回 526）

(37) 外頭天黑將來啦，趕緊往回跑吧。（汾陽）

例（36）主語為“天色”，有副詞“已”“漸漸”修飾，例（37）主語為“天”，形容天色昏暗下來。

“黑將來”也可以作狀語，既可以看作謂詞性的“天（將）黑”，又可以看作名詞性的“天（將）黑時”。例如：

(38) 他黑將來才從城裏回來。（汾陽）

(39) 不怕，再等等，黑將來再看看，實在不行了把木風車抬出來。（曹柏廷〈麥收時節〉，《汾畔星光：靈石文學七十年優秀作品選 小說卷》352，靈石）

(40) 黑將來開了會，就有好幾個人尋上我。（《山西抗戰口述史》171，榆社）

(41) 一整天就這樣吭哧吭哧地受，黑將來收工的時候，從地下往起一站，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疼的。（田培良〈門前一卜槐〉，《內蒙古自治區第十屆文學創作“索龍嘎”獎獲獎作品》上 242，內蒙古）

例中“黑將來”分別表示主語“他”回來的時間、“再看看”的時間、開會的時間，此時“黑將來”意思可以理解為“天（將）黑”，也可以理解為“天快黑時”。例（41）中“黑將來”與“收工的時候”同位並列，顯然是名詞性成分。

“黑將來”作定語、賓語時，為典型的傍晚義時間詞。例如：

(42) 黑將來的路兒不好走。（汾陽）

(43) 等到黑將來才能送將來咧。（汾陽）

(44) 那會兒已經是黑將來了。（汾陽）

(45) 陽婆一落摟回柴，難活就在黑將來。（〈咱二人相好是為了人〉，《西北風情歌》48，河曲）

(46) 半後晌抱回一捆柴，想哥哥全憑黑將來。（〈難活不過妹想哥〉，《中國傳統情歌選》249，內蒙古）

例（42）“黑將來”作定語，例（43）－（46）“黑將來”作動詞“等到”、繫詞“是”、介詞“在”“憑”的賓語。從其句法位置來看，“黑將來”已經具備了名詞的特徵，是傍晚義的時間名詞。

綜合以上分析，“黑將來”在今晉語中有不同用法。語義上，“黑將來”有三種含義，一是（天色）開始昏暗下來；二是天（將）黑；三是傍晚。結構上，“黑將來”具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述補短語；第二種為複合詞。

3.3. 漢語史中的“V + 將 + 來”結構

從歷時來看，晉語中的“V + 將 + 來”源自漢語史中的“動 + 將 + 趨向補語”結構。

據劉堅等（1995）、曹廣順（2014: 56–74），魏晉時期，“V 將”連動結構中，“V”為含有攜帶義的動詞，“將”是攜帶義，“V + 將”表示一種“攜帶性的運動”，例如“曳將、持將、挾將”等。“V”與“將”語義部分重合，“將”處於連動式後一動詞的位置，具備虛化的條件，動詞性減弱，有向助詞演化的趨勢。唐代，“V”的語義範圍的擴大，不再限於攜帶義，“將”的動詞性開始消失，依附於前面動詞，表示“運動的趨向”“動作完成後的情況”或“表示動作的持續”，演變為表動向或動態的助詞。具體有四種結構形式：動 + 將（+ 賓）+ 趨向補語、動 + 將 + 賓、動₁ + 將（+ 賓）+ 動₂。

晚唐時期“V + 將”統一為“動 + 將 + 趨向補語”結構，例如：

- (47) 龜毛拂，兔角杖，拈將來，隨處放。（《祖堂集》269）
- (48) 向與摩時問將來。（《祖堂集》584）
- (49) 若也捉得師僧，速領將來見我。（〈廬山遠公話〉，《敦煌變文集》172）
- (50) 欲問若有如此事，經題名目唱將來。（〈破魔變文〉，《敦煌變文集》345）

上例“拈將來”“領將來”中，“將來”表示運動的趨向，“問將來”“唱將來”中，“將來”表示動作的開始、持續。此時“動 + 將 + 趨向補語”結構中，賓語只能置於趨向補語之前，即“動 + 將 + 賓 + 趨補”，例如：

- (51) 送將歡笑去，收得寂寥回。（唐袁不約《客去》）
- (52) 今拋向南衙，被公措大偉，齷鄧，鄧把將他官職去。（《太平廣記》卷二六零《嘉話錄》）

宋代開始，複合趨向補語出現，“將”逐漸變得可有可無，最終被“了”取代。一些口語性的文獻中還保留有“V + 將 + 來”結構，並且出現了述補短語“黑將來”，例如：

- (53) 直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叫道：“龍香，掩上了樓窗。”（明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九 160）

例中“黑將來”指昏暗下來，即晉語中的“形容詞 + 將 + 來”結構。

綜合以上分析，晉語中的“V+將+來”結構與近代漢語基本一致，是對唐代“動+將+趨向補語”用法的直接繼承，“黑將來”這一表達正是源自於該結構。在此基礎上，“V+將+來”結構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區別於近代漢語的獨特表現：一方面，拓展了賓語的分佈位置，產生“V+將+來+O”格式，突破了近代漢語中賓語僅能置於“將”與“來”之間的限制，增強了句法組合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出現了“V+將來”“V+不+將來”的可能式用法，如“想將來”“說不將來”，使“將來”的功能從單一的趨向表達，延伸至對動作實現可能性的判斷。此外，晉語“V+將”結構中，“將”既表示運動的趨向，也表示動作的開始、持續、完成，與漢語史中的“V+將”結構用法相同，屬於該語言形式的遺存。今晉語中“黑將”與“V+將”結構都出現於北部晉語區，當是該結構的進一步發展的體現。

這些演變既體現了晉語對古代漢語語法形式的繼承，也展現了方言在語言傳承過程中的創新，而北部晉語區“V+將”結構的殘留、“V+將+來”核心形式的保留與“V+將+來+O”等創新格式的並存，更清晰勾勒出晉語“將”類結構從近代漢語到當代方言的演變軌跡，為探討漢語方言的歷史層次與演變規律提供了重要證據。

4. “黑將來_{傍晚}”的詞彙化路徑

“所謂詞彙化，是指原來非詞的語言形式在歷時發展中變為詞的過程”（董秀芳 2011: 1-2）。從前文分析可知，“黑將來_{傍晚}”來源於“V+將+來”結構，是由述補短語詞彙化而來的時間名詞。

“雙音詞在共時狀態下的詞彙化程度與其在歷時發展過程當中所經歷的不同階段相對應”（董秀芳 2011: 1-2）。根據今晉語中“黑將來”的使用情況，能夠分析出其詞彙化的具體過程。

4.1. “將來”的詞彙化

“黑將來_{傍晚}”詞彙化的第一步是“將來”的詞彙化。關於“將來”的詞彙化，前人已有相關論述，結合晉語的整體情況，分析其路徑為：將+來（短語）→將來₁（趨向動詞）→將來₂（動態助詞）。

“將來₁”結合為趨向動詞，說明物體運動的趨向，通常出現於“V+將來₁（+O）”“把+O+V+將來₁”“O+V+將來₁”結構中，例如“送將來一本書。”“把飯端將來。”“本子拿將來。”

當“V”為非位移動詞或變化形容詞時，“將來₂”為動態助詞，表示動作、性狀的開始、持續，例如“刮將來一陣妖風。”“想將來也不靠譜。”“臉色好將來了。”

“將來₂”較“將來₁”詞彙化程度更高。“將來₂”出現在“V_{非位移} + 將來”結構中，“來”不再需要表示位移的方向，動詞性減弱，語義逐漸虛化。同時，讀音上也發生一系列弱化：韻母央化、單元音化，聲母脫落，弱化為“兒”，最終附著於前一音節“將”，形成兒化韻。兒化韻的形成是“將來”詞彙化完成的標誌。

綜上所述，晉語“V + 將 + 來”中，“將來”發生了詞彙化，其具體的演化路徑為：將 + 來（短語）→ 將來₁（趨向動詞）→ 將來₂（動態助詞）。

4.2. “黑將來_{傍晚}”的詞彙化

“黑將來_{傍晚}”的詞彙化在“將來”詞彙化的基礎上發生。

“黑將來_{傍晚}”最初時為述補短語“黑 + 將來₂”，表示（天色）即將昏暗下來（參見例（36）（37））。隨著各成分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短，“黑 + 將來₂”重新分析為時間短語，意思是天將黑時，最終發展成為傍晚義的時間名詞。結合前文分析可知，“黑將來”作狀語時，既可以看作謂詞性的“天（將）黑”，也可以名詞性的“天（將）黑時”，是“黑將來”詞彙化的過渡階段（參見例（38）–（41））。

綜上，“黑將來”的詞彙化的具體路徑為：黑 + 將 + 來（述補短語）→ 黑 + 將來₂（述補短語）→ 黑將來（複合詞）。

4.3. “黑將來_{傍晚}”的層次非“黑將 / 來”的原因分析

“黑將來_{傍晚}”的結構層次並非“黑將 / 來”，而是“黑 / 將來”。結合句法、歷時、語音及方言系統特徵，具體分析如下。

（一）句法層面，“V + 不 + 將來”結構直接證明“將來”獨立，“V 將”未成詞。

“V + 將 + 來”結構中，“V 將”之間可以插入否定詞“不”，成為“V + 不 + 將來”結構，例如“想不將來”“說不將來”等。這種形式既是“將來”獨立的表現，也是“V 將”沒有成詞的證明。溫鎖林（2017）也明確指出，壽陽方言“V + 將來”的句法層次是“V / 將來”而非“V 將 / 來”，核心依據便是“V”與“將來”之間可插入否定副詞“不”。

（二）歷時層面，“將來”成詞有跡可循，“V 將”無獨立成詞例證。

“V + 將 + 來”結構中，“將 + 來”由臨時組合逐步結合，最終形成類似“起來”“過來”的趨向動詞（郭校珍 2008: 126），具備獨立的語法功能與語義；後續在語境中進一步虛化，發展成為動態助詞，這一演變路徑符合漢語詞彙化的規律，且有用例支撐。而“V + 將”儘管聯繫緊密，但在漢語中未有其獨立成詞的例證。

(三) 語音層面，“將來”的語音弱化是詞彙化標誌，“黑將”無獨立語音變體。

語音演變與語義虛化、詞彙化進程高度同步，這一規律同樣支持“黑／將來”結構。晉語“黑將來”中，“將來”出現“將兒”等語音變體，是詞彙化的典型語音表現。而“黑將”的讀音沒有進一步弱化的情況。

(四) 方言系統層面，晉語中“黑將來”與“黑將”的共存，是兩種不同歷時演變的結果，不能以“黑將”的存在反推“黑將來”為“黑將／來”。

“黑將來”源於“V＋將＋來”結構，遵循“V＋將＋來→V＋將來→黑＋將來”的演變路徑，是“將來”成詞後的產物，屬於“X＋將來”時間詞的一員。

“黑將”源自“V將”結構的獨立發展。“V＋將”結構的“將”在功能和用法上與“將來”基本一致，結合“黑將來”的演變，可以類推出“黑將”也經歷了相似的過程，具體為：“黑＋將”（述補短語）→“黑將”（複合詞）。其中加“子”尾的“黑將子”，是在“黑將”詞彙化過程中，受到方言的影響，通過增加“子”尾使其成詞。⁴“黑將”的存在是晉語內部演變不平衡的表現，不能以此為由拆分“黑將來”中的“將來”成分。

綜上，從句法、歷時演變、語音對應、方言系統一致性等維度，均可充分證明“黑將來”的結構是“黑／將來”，而非“黑將／來”。

5. “黑將來_{傍晚}”詞彙化的條件、誘因和機制

詞彙化和語法化是語言演變的常規模式，它們的動因和條件往往有許多共同之處。劉堅等（1995）結合具體案例分析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包括句法位置的改變、詞義變化、語境影響、重新分析等。石毓智（2006: 6）闡述了語法化的三個先決條件：一是語義的適宜性，二是句法環境，三是比較高的使用頻率。董秀芳（2011: 3）認為發生詞彙化的原因包括“心理上的組塊”“隱喻”“轉喻”，以及“語境義的吸收”“社會文化的變動”“外來語的影響”等。江藍生（2016）指出語義相宜性和一定的句法結構是語法化的前提條件，超常組合和語義羨餘是漢語語法化的誘因。

結合前人的研究，從漢語歷史發展和方言共時分佈來看，“黑將來”詞彙化的前提條件為特定的句法結構和語境，誘因在於組合成分的義類變異，機制是隱喻、轉喻和類推。

⁴ 晉語中的“子”尾有豐富的語法意義，其中“大多數詞或短語附著‘子’尾或嵌入‘子’後，是名詞。……有的動詞和形容詞，附著‘子’尾後，一律變成名詞”（喬全生 2000: 79）。

5.1. 結構緊鄰是“黑將來_{傍晚}”詞彙化的重要條件

從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可以看到晉語“V+將+來”結構中“將來”在逐漸結合的過程。從共時層面看，今晉語中，“V+將+來”結構中賓語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幾種：① V+將+O+來；② V+將+來+O；③ V+將（兒）+O；④ 把+O+將+來；⑤ O+V+將+來。其中結構④和⑤在晉語中幾乎都可說，①、②、③的分佈具有不平衡性。具體包括三種情況。

（一）只有結構① V+將+O+來。清徐、岢嵐、中陽、平遙、河曲等方言中，賓語只能置於“將”“來”之間，不能置於“將來”之後。

（二）有兩種結構：① V+將+O+來；② V+將+來+O。

（三）三種結構都有：① V+將+O+來；② V+將+來+O；③ V+將+O。在大包片、五台片、張呼片等北部晉語區，“V將來”和“V將”都保留在方言中。

從以上分析可知，晉語中的“V+將+來”結構在各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從賓語只能位於“將來”之間，到賓語可以置於“將來”之後，“將來”結構上的關係逐漸緊密。相鄰方言點共時平面上的差異，可以顯示這個詞歷時演變的軌跡，據此推斷，“將來”從句法上的分離到結合，界限逐漸消失，成為一種複合結構。“將來”成詞後，“來”不再承擔重要的語義地位，語義虛化，同時語音弱化，最終變成零形式。“將來”在句法上的緊鄰是其詞彙化的重要條件。

從歷時來看，“將來”也表現出逐漸結合的趨勢。近代漢語中，賓語只能置於趨向補語之前，即“動+將+賓+趨補”，今晉語中賓語可放在“將來”之後，這種變化是相對晚近的事情。以汾陽方言為例，1998年編寫的《汾陽縣志》中，“V+將+來”結構的賓語還不能置於“將來”之後，例如：

(54) 下怎雨來了。（汾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936）

(55) 吼_嘆怎他來了。（汾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936）

例中“怎”即“將”。今汾陽方言中，已經有了“端將來一杯水”這樣的用法。

總之，“將來”在歷時和共時層面都表現出結構逐漸緊鄰的趨勢，由此一步步合成詞。“將來”詞彙化後，“黑”與“將來”線性相鄰，作為時間詞高頻使用，也發生了詞彙化。

5.2. 組合成分的義類變異是“黑將來_{傍晚}”詞彙化的誘因

“將來”詞彙化的誘因是組合成分的義類變異。“V + 將 + 來”結構在晉語中典型的用法是表示動作位移，例如“跑將來、拿將來”等，其中“V”為位移或致移動詞，“將”是助詞，“來”為趨向動詞，表示“V”位移的具體方向。當“V”為非位移動詞或變化形容詞時，屬於“超常組合”，此時“來”不再需要表趨向，最先發生虛化，“將來”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失，在隱喻機制的作用下，由空間範疇投射到時間範疇，由表動向到動態，表示動作、性狀的發生、持續。

“黑將來_{傍晚}”詞彙化的誘因也是組合成分的義類變異。“黑 + 將來”一般處在謂語的位置，描述主語天色等的變化，這屬於該結構的常規組合，例如“天黑將來”（參見例（36）（37））。當主語隱含或不再是“天色”時，“將來”不需要強調天色暗起來的動態，功能和語義發生弱化、虛化，“黑 + 將來”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失。這種情況下，“黑 + 將來”出現在描述時間的語境中，作狀語、賓語、定語等，就可以看作是一個時間詞了（參見例（38）–（46））。

5.3. 轉喻和類推是“黑將來_{傍晚}”詞彙化的機制

“黑將來_{傍晚}”由謂詞性的“天（將）黑”轉化為時間名詞“傍晚”，機制為轉喻和類推。

首先，從語義上看，“天色”與時間相關，含有[+ 天色昏暗]義項的詞可以轉指傍晚。例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宋《太平廣記·鬼三十一·董觀》：“一日經罷，時已曠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昏黑”“曠黑”都是傍晚義。“黑將來”指天色將黑，也可以通過轉喻，引申為時間詞傍晚。

其次，“詞義的發展不是單個地、孤立地進行的，往往要受到相關詞語的影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同義詞互相影響，在各自原有意義的基礎上，往往進行類同方向的引申，產生出相同的引申義”（江藍生 2022: 309–310）。漢語史和方言中有許多時間名詞是“X 來”的形式，例如“古來”“夜來”“黑來”“晚來”等。關於這一類詞中“來”的性質，歷來有很多討論。董秀芳（2011: 303）將漢語史中“古來”“頃來”“夜來”“曉來”等中的“來”看作時間詞後綴。陳昌來（2021）將附著於時間詞等之後的“來”看作類詞綴。陳姍姍（2023: 126）認為夜來_{夜晚/昨天}、晚來_{夜晚}、黑來_{夜晚}均是“時間名詞 + 時間方位詞”結構。總之，“來”由表趨向的動詞發展成為類似於詞綴的指示時間的成分。“黑將來”中的“將來”也有表趨向的用法，是與“X 來”相類的“X 將來”形式。時間名詞“黑將來_{傍晚}”的形成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應當受到了“夜來”“黑

來”“晚來”等同類詞的類推作用，表趨向的“將來”發生了與“來”類似的變化。⁵方言中與之同步產生的時間詞，尚有“明將來_{黎明}”一例。

6. 餘論

在晉語中，不同地區的“黑將來”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既有短語的用法，也有詞的用法。一些方言中有“黑將些兒來”“黑將些兒”這樣的說法，“些兒”是表示不定量的量詞，插入“將”與“來”之間，形容“黑”的程度。能夠插入其他成分，說明“黑將來”還保留著短語的特點。

但在一些方言中，“黑將來”的詞彙化程度已經很高，例如壽陽方言中加“兒”尾的“黑將兒”，大同、陽高、懷仁等方言中“兒”尾進一步與前面詞根的韻母融合在一起，複合成為兒化韻。“相鄰地區方言點共時平面上的讀音差異，可以顯示這個語法詞歷時演變的軌跡”（江藍生 2022: 197）。從“來”到“兒”，進而發生兒化，是晉語中“黑將來_{傍晚}”進一步詞彙化的表現。

總之，晉語時間詞“黑將來_{傍晚}”來源於漢語史“V + 將 + 趨向補語”結構。與漢語史相比，晉語中“V + 將 + 來”結構保留了唐代时期的主要功能，表現出方言的保守性特點。在此基礎上又發生了與漢語史不同的演變，即晉語中“V”的範圍由動詞擴展到變化形容詞，“將來”發生詞彙化、語法化。述補短語“黑 + 將來”由於組合成分的義類變異等因素的誘發，在描述時間的語境下，通過轉喻、類推等機制的作用，發生了詞彙化，成為方言中常用傍晚義時間名詞。“黑將來”的詞彙化說明晉語中的“V將來”結構暫時不會消失，並且仍然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

附錄

本文所引方言語料中，汾陽方言來自微信公眾號“汾陽方言”和筆者本人調查和自省，分別以“微，汾陽”和“汾陽”標注。其餘方言語料隨文標注。

本文所引文獻語料主要來自於：

1. （南唐）釋靜、釋筠編，《祖堂集》，孫昌武等點校，中華書局，2007；
2.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
3. （明）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中華書局，2014；
4. 曹廷偉編，《中國傳統情歌選》，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⁵ “黑將來”中的“來”，需要與“將”結合，表示時間趨近的狀態。“X來”中的“來”直接由趨向動詞虛化為表時間的成分。

5. 賈德義編，《西北風情歌》，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
6. 張成德、孫麗萍主編，《山西抗戰口述史》第2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7. 內蒙古作家協會主編，《內蒙古自治區第十屆文學創作“索龍嘎”獎獲獎作品》上，遠方出版社，2015；
8. 王重民、王慶菽、向達等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9. 王俊才主編，《汾畔星光：靈石文學七十年優秀作品選 小說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
10. 趙煥亭，《雙劍奇俠傳》下，花山文藝出版社，2018。

鳴謝

本研究受到山西省語言文字科研課題“地方農林高校語言志願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2023yb005）的資助。同時，外審專家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曹廣順。2014。近代漢語助詞。北京：商務印書館。Guangshun Cao. 2014. *Jindai Hanyu Zhuc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崔容。2008。山西方言“將”的共時和歷時分析。見喬全生（主編），晉方言研究：第三屆晉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13–317。太原：希望出版社。Rong Cui. 2008. Shanxi fangyan “jiang” de gongshi he lishi fenxi. In Quansheng Qiao et al. (eds.), *Jinfangyan Yanjiu: Disan Jie Jinfangy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313–317. Taiyuan: Xiwang Chubanshe.
- 陳昌來。2021。漢語“X來”式雙音詞詞彙化及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Changlai Chen. 2021. *Hanyu “X-lai” shi Shuangyinci Cihuihua ji Yufahua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陳剛。1987。試論“動-了-趨”式和“動-將-趨”式。中國語文4。282–287。Gang Chen. 1987. Shilun “dong-le-qu” shi he “dong-jiang-qu” shi. *Zhongguo Yuwen* 4. 282–287.
- 陳姍姍。2023。“夜來”“夜裏”詞源新解。漢語學報1。119–128。Shanshan Chen. 2023. “Yelai”, “yeli” ciyuan xinjie. *Hanyu Xuebao* 1. 119–128.
- 董秀芳。2011。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Xiufang Dong. 2011.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ci de Yansheng he Fazh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范慧琴。2007。定襄方言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Huiqin Fan. 2007. *Dingxiang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 汾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8。汾陽縣志。北京：海潮出版社。Fenyang Xia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8. *Fenyang Xianzhi*. Beijing: Haichao Chubanshe.
- 郭海（主編）。1993。陽高縣志。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Hai Guo et al. (eds.). 1993. *Yanggao Xianzhi*. Beijing: Zhongguo Gongren Chubanshe.
- 郭若男。2023。晉語介休方言趨向補語述補銜接模式研究。現代語文11。19–25。Ruonan Guo. 2023. Jinyu Jiexiu fangyan quxiang buyu shubu xianjie moshi yanjiu. *Xiandai Yuwen* 11. 19–25.
- 郭校珍。2008。山西晉語語法專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Xiaozhen Guo. 2008. *Shanxi Jinyu Yufa Zhuanti Yanjiu*.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侯精一、溫端政。1993。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Jingyi Hou & Duanzheng Wen. 1993. *Shanxi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aogao*. Taiyuan: Shanxi Gaoxiao Lianhe Chubanshe.
- 黃伯榮（主編）。1996。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Borong Huang et al. (eds.). 1996. *Hanyu Fangyan Yufa Leibian*. Qingdao: Qingdao Chubanshe.
- 江藍生。2016。超常組合與語義羨餘——漢語語法化誘因新探。中國語文 5。515–525。Lansheng Jiang. 2016. Chaochang zuhe yu yuyi xianyu: Hanyu yufahua youyin xintan. *Zhongguo Yuwen* 5. 515–525.
- 江藍生。2022。近代漢語探源。北京：商務印書館。Lansheng Jiang. 2022. *Jindai Hanyu Tany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李建偉。2023。山西榆次方言助詞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Jianwei Li. 2023. *Shanxi Yuci fangyan zhuci yanjiu*. Shijiazhuang: Hebe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李衛鋒。2019。山西汾陽方言語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Weifeng Li. 2019. *Shanxi Fenyang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1995。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 3。161–169。Jian Liu, Guangshun Cao & Fuxiang Wu. 1995. Lun youfa Hanyu cihui yufahua de ruogan yinsu. *Zhongguo Yuwen* 3. 161–169.
- 馬文忠。1986。大同方言的動趨式。中國語文 6。478。Wenzhong Ma. 1986. Datong fangyan de dongqushi. *Zhongguo Yuwen* 6. 478.
- 平定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平定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ingding Xia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2. *Pingding Xianzh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喬全生。2000。晉方言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Quansheng Qiao. 2000. *Jin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喬全生、劉芳。2013。長治方言“將”的共時用法及歷時演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0–54。Quansheng Qiao & Fang Liu. 2013. Changzhi fangyan “jiang” de gongshi yongfa ji lishi yanbian. *Shanx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50–54.
- 清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清徐縣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Qingxu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9. *Qingxu Xianzhi*. Taiyuan: Shanxi Guji Chubanshe.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1997。山西通志：第四十七卷，民俗方言志。北京：中華書局。Shanxisheng Shizhi Yanjiuyuan (ed.). 1997. *Shanxi Tongzhi: Disishiqi Juan, Minsu Fangyan Z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沈明（編）。1994。太原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Ming Shen (ed.). 1994. *Taiyuan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石毓智。2006。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uzhi Shi. 2006. *Yufahua de Dongyin yu Jizhi*.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史秀菊。2023。山西方言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Xiuju Shi. 2023. *Shanxi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溫鎖林。2017。山西壽陽方言的“將來”及其演化。南開語言學刊 2。110–114。Suolin Wen. 2017. Shanxi Shouyang fangyan de “jianglai” ji qi yanhua. *Nankai Yuyan Xuekan* 2. 110–114.
-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2020。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Baohua Xu, Ichiro Miyata et al. (eds.). 2020. *Hanyu Fangyan Dacid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楊增武、崔霞。2007。山陰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Zengwu Yang & Xia Cui. 2007. *Shanyin Fangyan Yanjiu*.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 孟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孟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Yuxian Shi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5. *Yuxian Zhi*. Beijing: Fangzhi Chubanshe.
- 張月明。1995。伊克昭盟漢話中的“動·將·補”句式。語文研究 2。64。Yueming Zhang. 1995. Yikezhaomeng Hanhua zhong de “dong · jiang · bu” jushi. *Yuwen Yanjiu* 2. 64.
- 張子華。2016。山西方言中的“動+將”結構。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8-81。Zihua Zhang. 2016. Shanxi fangyan zhong de “dong + jiang” jiegou. *Bo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78-81.

An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Noun *Heijianglai* in the Jin Dialect

Xin He and Xiaogang Zhao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Heijianglai is a frequently used temporal noun in the Jin dialect, mainly distributed in Shanxi, Shaanxi, and parts of Inner Mongolia. It derives from the “V + *jiang* + *lai*” construction in Late Mandarin. Its lexicalization was triggered by supernormal collocation, and further shaped by metaphor, metonymy, and analogy within specific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contexts. The specific lexicalization pathway of *heijianglai* can be summarized as: *hei* + *jiang* + *lai* (phrase) → *hei* + *jianglai* (phrase) → *heijianglai* (compound word). The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of *heijianglai*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sub-regions of the Jin dialect. The occurrence of retroflexion and the suffixation of “-zi” indicate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Keywords

Jin dialect, *heijianglai*, lexicalization

通訊地址：西安 長安區 西北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hexin112594@163.com（何馨）

xgzha@nwu.edu.cn（趙小剛）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3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1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1月2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2月2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9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3月18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